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一) 驚洋客



香港之有裸體

運動，最初雖然不是偷偷摸摸的推行，倒是十二萬分神秘的，因為這樣的運動，在香港是屬於「前無古人後無人」的嘗試，香港政府當局對於這樣「名正言順」的有益身心的運動，自然無法不加准許，所以這一運動倡導起來，政府當局就並不加以干涉了，然而，香港畢竟是中國人多的香港，中國人對於赤條條一絲不掛的運動，非常陌生，如果公開起來，實在看不順眼，甚至聽不順耳，所以香港的裸體運動在最初的一個極短時期，雖然獲得香港當局的承認，而仍然是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不肯公開出去，只是躲在一塊「不見經傳」的荒僻地方玩玩，等到這炸彈新聞爆炸在報紙上面的時候，果然轟動了整個香港。

整個華南，甚至整個中國，整個遠東，沒有多久，這一運動，終於受到了可以說是中國道德的壓迫而轉移陣地，從香粉寮而遷底灣，搬到隔絕人煙的地方去了。

昨天五月廿一日，我們的報上掲載了一則花邊新聞，寫着：「香港天鵝運動會在連伯氏倡導下，業有多年歷史，但光復到現在，此項運動，仍寂然無聞，昨據調查，連伯氏近又糾集同志，恢復組織，分別前往新界各地踏勘新址，聞以元朗某地為最宜，一俟向政府領得後，即可規復」。這實在是沉悶的社會，一個刺激，這個已經陌生了的玩意，又深深印上了人們的心版，對於它的過去，它的內容，都想知道！點，筆者從發現這一運動，到參加這一運動，始終親與其事，對於這一運動的過去及其內容，相當明瞭，相信把這史料提供出來，大家總會感到相當興趣。



首先，「裸

體運動」四個大字作爲炸彈新聞登在報上的時候，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那天，筆者當在報館做編輯工作，早一晚看到通訊社給我們這條新聞，知道同事們定當「先睹爲快」，所以當定稿出，果然引起一片詫異的問題，當實外勤工作的，更計劃怎樣去探查這件大新聞因為這條新聞的來源，像是一種傳聞「耳聞」的資料，並不是那位編輯者的「目擊」事實。

當天報上編載那條新聞的時候，沙田是香港之深處。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動」。正文大畧載着：「沙田有曠地，名長香粉，離車站約半句鐘路程，現有裸體運動在焉，場中男女，每星期必舉行裸體運動一次，老幼咸宜，互相嬉戲，深爲鄉黨所不滿，惟未敢加以干涉。」因爲這條是炸彈新聞，筆者又興奮地採探新

界史地，就把它剪下來保存參攷。

我們在當時有一個叫做康社的旅行組織，每逢星期日工作較爲弛緩的時候，乘機到郊外遊玩半天，一方面作爲一個新聞記者修養的課題，一方面也採風問俗，因當時廣東在

報上，盡一下報道責任，不純然是遊玩性質，實際上可以稱爲「寓工作於遊玩」。這次聽到裸體運動這個好消息，就在廿三日那天到沙田去，一行幾家，一下車就伸長了新聞觸鬚，向四下裏探察一下，竟然毫無所得。後來聽人說及，沙田

(二) 繫洋客

車站有個職員是裸體運動的會友，問問他怕不怕長香粉那地點，我們聽了這箇，如獲至寶，馬上回頭向車站探聽，一個職員對我們說，這個運動是有的，但不大清楚，地點似乎在一銅鑼灣。

★★★
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三十一、



這樣一片閃

鑽得不可捉摸的

話，我們全無把

握地離開車站，

到處查問「銅鑼

灣」這個地方，

依照那個職員所

指，只在曾氏

大屋那個方向

，我們但了好

奇心的四使，

就朝那邊亂跑

，可是逢人便問，

這個方向都

沒有「銅鑼灣」

其地，一個伴

低聲悶地說：「

銅鑼灣在香港

，我們回香港去

吧！」

後來，我們無意

中跑向田

心村那方面去，

，有人跟她聊天「

你的雞蛋賣

嗎？多少錢一隻

？我們自然

不放過機會，又

問：「那裏是

銅鑼灣？」她答：

「前面就是

。」我們歡喜得跳

起來再問：

「那裏有個裸體

運動的地方嗎

？」鄉下婦人不

明白「裸體」

。

這文縷縷的話語，

答不出來，

我們用淺近的話

說明是脫了褲

子赤條條的一種

運動，還沒有

說完，她就明白

是什麼一回事

在一起 赤身露體，

簡直不成

話。汝懂得那個

地方嗎？」婦

人曉得我們的

身份。自告奮勇

的要領我們去。

這實在是「踏

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

夫，」我們邊走

邊探聽鄉下人

的態度。婦人

在我們同情之

下

。

（三）

整洋客

（一）

詳細地講給我們聽，

我們綜

合她的話，有下面

兩點：（一）

中西男女

聚在一塊，

赤條條

一絲不掛，

對於淳樸的

鄉下風

俗，大有影

响，他（她）

們非

滾不可；（二）

鄉人的飲料，

是靠城門河

下游，他（她）

們

在上游玩，

把水弄靜，

不能再

吃，他（她）

非滾不可！

。

（二）

鄉下人

。



鐵地下一婦人說：「一個隱隱雖然有這個地方，可是她不在鐵路的中邊，而在鐵路的西邊，你們老在東邊跑，那里會碰得到？縱使碰到了，而裸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運動地點屬於大園村，我便是大園村人，所以我曉得它，大園村在鐵路的两邊銅鑼灣的南邊，隔一條城門河，銅鑼灣的村戶面在大埔道之西，面臨大埔道之大園村的村戶，背靠大埔道，在大埔道之東，但，操盤運動

不該費用，先生，你試想一想，我們鄉下人怎會容許他『她』們一直幹下步呢？」

我們這樣邊走邊說，從田心抵大園，從大園越過大埔道，走在阡陌縱橫的田畝小路上，戴門河距離不遠的在我們

(四) 臺灣

星地出現一兩間茅屋，離開大埔道，大抵走了一刻鐘光景，一個人也沒有碰見過，可見其地偏僻程度，再走，忽忽前面發現幾個人影，傳來說話的聲音，聽下聽人怕給他一聽，我們知道，叫我們慢一點走，低聲說：「也許就是那班不穿褲子騷動的人了。」



說着，我們的脚步一慢，那班人不立刻就趕到我們的前面，因為路小，就從我們身旁擦過。這一班人，一共四個，其中一個是女性。除了一個華人之外，其餘

都是西人，他們有的手裏挽着藤篾，有的背上負着帆

袋，還像有人拿簾擺疊成束的帳幕，悠閒地邊說邊走，不以我們爲意地走過了。鄉下婦人依舊放低了聲音說，我不曾親眼見過他（她）們，固然我們不敢看，而他（她）們也不

許人們鬼鬼祟祟的偷看，所以他（她）們的面貌認不清，但這裏是沒有什麼人！尤其是外國人居住的，遊玩的人更不會到這沒有東西看的地方，所以，他（她）們一定是那班脫了褲子才玩的人。因為這里人際極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少，我們進入這里，也許他（她）們已經懂得我們前來的目的，所以，當我們和他（她）們碰頭的時候。我叫你們放慢一點，以免打草驚蛇。

這位鄉下婦人是健談的，常我們同情了她之後，就一五

一十的告訴我們，邊走邊談，不覺已到了無路可通的地方，這時太陽已下山，夜幕漸漸拉下，在光線不太明亮下，忽聽突然發出怪異的聲音：「喂！這是什麼？」一個人站定了，指着一塊一尺見方的木牌，黑底白字，豎在一塊荒地的旁邊，在昏黑中我們念出牌上的幾行數字

（五） 繁洋客

，大意是：未得許可，不准闖進。

末了，署前一個團體的名字，就是「香港天體運動會」，這名字，多麼大方而實際。我心裏贊許口中叫道，這還一塊荒田，就是裸體運動場嗎？再進去看看，也許還有廣大的場地。



我們拔藤附葛，踏在長可及膝的草叢里，一時忘記了蛇獸的毒害，沿著山脚前進，可是前面

於疏鬆野生草木交織成林，擋去佳路，無從再進，展望前方又是一路山

岳，決無更大的平地，只有很闊荒田站住，把視線移到溪流的下

個字，大家讀出來，都不懂是何意義，也許是一種裸體運動的符號，這個英文字，本來寫的很明顯，很惹人注意，只因來的時候，我們一心注意前路，沒有旁及其他，而且天色逐漸昏暗，不易映入眼簾，倘不小心，就發覺不出是什麼了。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因為天色更加陰暗，我們還有一段回程，不容許再留在那裏，鄉下婦人就領了我們回頭。我們之中一個說，我們已經懂得一個大概，我們下一星期日再來，保管我們能欣賞這個裸體運動的盛況。我們贊同他這個意見。我們再向鄉下

婦人探問這個裸體運動地點的名字，她說：這不是什麼「長香粉」，而是叫做「香粉寮」。我們聽到「香」，聽到「粉」，加上一個古雅的「寮」，都不覺齊聲叫好，認爲「香粉寮」，以爲這是一個新鮮的名字，是天寶會中人給與牠的名字。

(六) 繫洋客

但，鄉下婦人說：這個名字，一向就是這樣，

因爲從前有人利用水力，推動大磨，把製作神香的原料磨成香粉，後來人事變遷，沒有誰去繼續作業，名字湮沒，一掃而空。什麼「香粉」，什麼「寮」都沒有了。

◆ ◆ ◆ 廿七、五、廿



我們聽了鄉下婦人這一番話，才恍然大悟。邊談邊走，我們不覺到達了大埔道上。我們看看時表，火車最後一班已經沒有

又叫不到汽車，只好步行回深水埔再算我們感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一七) 贅洋客

廿七、五、廿一

謝鄉下婦人給我們作啊事，又提了這麼多的資料，臨走的時候，我們送她一塊錢，她不肯要，我們說，這錢作爲我們買你的雞蛋的代價，但我不買你的雞蛋，鄉下婦人終於收下，而我們也離開這奔波了大半天

的沙田而踏上歸途了。

當我們回到報館編寫這樣一條新聞的時候，我覺到極不徹底，爲甚麼？第一，我們雖然找到裸體運動的地點，但不能目擊裸體運動，更不能找到裸體運動的領袖來談話，因而

對於這團體的內容，一點也不懂得；第二，關於鄉人對於裸體運動的對策是怎麼樣，我們應該向大園村的村長之類的人物做一下訪問工夫，然而時間不容許我們多做一點工作；因而，我們只能寫一條不甚完全

的新聞，向讀者報道。我們的措詞，大概稍重三點，一是把地點名字改正爲「香粉寮」，二是把正確的路徑寫出來，三是說明他（她）們要在場的兩端的場規和正式會名。先把我

個消息發表出去，打算等星期日那天我們再去跑一趟假如他（她）們肯聽新聞記者走進去訪問，那末我們不客氣的跟他（她）們來一次談話，假如他（她）們對於發表新聞認爲不致無益的時候，一定是歡迎我們的訪問，更歡迎我們的發表，否則我們恐怕連看他（她）們一眼也沒有機會呢。



第二天，我們的獨有新開發表出去之後，以那對裸體運動那個新聞還將信將疑的，獲得極有力的証實，同時，一般好奇心重的人都打算到星期日那天去香粉寮

欣賞裸體運動。——當時郊外旅行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八) 驚洋客

一片自然，只有出山不久的太陽，

五個人，等到第二次確有探索把握的時候，就增加到十多人，祇這一點，就曉得大家的愛好新奇了。

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的那個星期日，我們第二次走上到香粉寮的路上，我們還攜帶了一只前次探究的時候所

的風氣還在萌芽時期。往沙田荃灣各處遊玩的極少，假如是到今天，祇小學生們就會聯群結隊的，向香粉寮這地方鑽了。

無的古老鏡箱，準備揀取幾個大家不曾見過的鏡頭，印在報上，給不曾身歷其境的讀者們一開眼界。——當時我們報館還沒有攝影記者之設，所以只憑我們幼稚到不可必得的技術和不可靠的古老鏡箱去攝影。

普照大地，明明徹徹的射到每一角落，我們在上一次所不曾看到的，都全看到了，十幾個人，每一角落都走到了，假定當時有甚麼奇蹟，一定會給我們發見無遺。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九)

客洋繁

我們對於整個天體運動會的地點及其周圍山野都跑遍了，對於牠的山脈河流及其形勢都觀察過了，只是等待那天體運動會前來，看牠（牠）們怎麼活動而已。

可是，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天體運動者，便我們一個星期所見的那班人，一個也沒有前來，我們在猜測：莫不是他（她）們因為船上揭載了香粉寮的秘密而躲藏起來，避開人們的注意嗎？我們的觀察里，有幾個性子急的，不免有點不耐煩，又有幾個一見了水就遏制不住自己而要跳進水裏游泳的，連我自己也是這麼樣的一個人，一發動議：他（她）們不來做天體運動，讓我們大家來嘗試嘗試！一倡百和的，不一忽，幾個人已經脫得赤裸裸，撲進那個大可游泳的天然池裏，游個痛快，其餘那幾個，拿起鏡頭，要替我們拍攝裸體運動照片說：「他（她）們不來，你們就暫時充當一下吧，」我們覺得赤條條攝上鏡頭，有點不雅觀，但又不肯放過這一個扮演，於是召集了幾個裸體同志，站在淺水的地方，把下半身浸在水里，然後叫他們開鏡，一遠一近，拍了好幾張。

正在我們興高采烈，痛快淋漓扮演裸體運動的時候，我們之中有人詫異起來道：「你瞧，那邊山上不是伸出幾個人頭嗎？」這一發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四下裏一看，發現了好幾個人頭，在小樹叢中，伸長了脖子，在探頭探腦的看，也有幾個像過路一般，朝我們這邊跑來，無聲，還一班人是看到了報上消息而前來欣賞裸體運動的風景的，他們以為我們就是天體運動會那班人了。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客洋繁

(十)

我們玩了一刻，四圍欣賞的人也逐漸多起來了，個個都露出十分醜陋的面孔，我們却各適其適，自樂其樂，等到玩膩了，才「鳴金收兵」，穿回褲子，看見那班看到目瞪口呆的傻子，不覺好笑。我們到連香粉寮的時候，是不見什麼，也碰不見什麼，也許他們一早就躲起來窺探我們這個冒牌的裸體運動，也許他們是趕第二班火車前來的，一看見有人在赤條條游泳，就以爲是真正的裸體運動了。

我們這次觀光裸體運動之所，以又告失敗，是我們不曾察聽確實他（她）們集會的時間，我們搭早班火車前往，實在是去得太早，想一先睹爲快，反而欲速不達（她）們集會是在中午過後，下午一時才在尖沙嘴車站集合起程，到得沙田車站，步行折入香粉寮，已經是一點多鐘，快要兩點鐘的時候了，其實這是一種常理，因爲他（她）們要吃過早餐，收拾行囊才可以動身，到了香粉寮，稍爲活動一番，就開其午餐，在時間上，豈非還排得很爲妥當麼？我們計不及此，所以又是失敗。

但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我們此行，並不是一無所得，第一件最愉快的，是自己扮演一番冒牌裸體運動，在裸體運動的勝地當識一下裸體運動的滋味，同時也騙到許多好奇的眼睛。第二件是我們離開香粉寮之後，去訪問大圍村神農路鏡如先生，承他的一些關於天體運動會場地的確鑿的情告訴我們，使我們對於天體運動會的成立日期獲得一個推算，而對於天體運動會的未來，也能夠稍微測知一點。

認舊田租約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客洋繁

(十一)

鏡如先生是一個健談者，他對於我們的訪問，頗感興趣，他說：現在天體運動會那個場地，是我租的田地，面積很小，寬闊只有八畝，叫作「認舊田」，離大埔道約一英里，從前也種過蔬菜，今年六月以前，有一個外國人來找，他的名字叫做連伯！我們聽到這個名字，才恍然大悟，因爲我們第一次到香粉寮的時候，在香粉寮中看到溪流上那塊大石，寫着「連伯」二字，不是LAMO AUNT（連伯）嗎？——他要跟我商談關於那塊田地的租借事情，他們說那塊田地對於他們本來沒有什麼用途，因爲他們並不懂得耕種，也不打算耕種，而是要用來游樂運動的，本來這樣一塊田地，也不夠運動的，連伯的田地，但是因爲他的面前，有一泓山水，稍爲堆砌一下，便能略作爲池境，以游以泳，所以他們想租出這塊地。他向連伯表示：與其每年訂租，不如完全出賣，以省手續，連伯問他那塊田地要多少錢，他取價一千元，連伯對於這個價錢，認爲太貴，不能拍買，只訂約租借若干年，每年繳納地租若干，連伯的意思就是這樣的：他們倡導的裸體運動，在香港是破天荒的運動，不但是香港，便是南中國，甚至整個中國，也要推他們爲先導，究竟在社會的幾千年積習之下，行得行不通，還要等待事實爲之證明，這一運動的前途，此時還不敢加以預測，假使他們的「這一行」，這一千塊錢豈不是付之流水？而且而體運動，沒有這樣一筆大錢一次付出去，所以他們採取這個富有彈性的辦法，照我商訂一個兩年期滿的租約，我見得這塊田地與其拋荒，不如每年得多少租錢，以資彌補。

鏡如先生是一個健談者，他對於我們的訪問，頗感興趣，他說：現在天體運動會那個場地，是我租的田地，面積很小，寬闊只有八畝，叫作「認舊田」，離大埔道約一英里，從前也種過蔬菜，今年六月以前，有一個外國人來找，他的名字叫做連伯！我們聽到這個名字，才恍然大悟，因爲我們第一次到香粉寮的時候，在香粉寮中看到溪流上那塊大石，寫着「連伯」二字，不是LAMO AUNT（連伯）嗎？——他要跟我商談關於那塊田地的租借事情，他們說那塊田地對於他們本來沒有什麼用途，因爲他們並不懂得耕種，也不打算耕種，而是要用來游樂運動的，本來這樣一塊田地，也不夠運動的，連伯的田地，但是因爲他的面前，有一泓山水，稍爲堆砌一下，便能略作爲池境，以游以泳，所以他們想租出這塊地。他向連伯表示：與其每年訂租，不如完全出賣，以省手續，連伯問他那塊田地要多少錢，他取價一千元，連伯對於這個價錢，認爲太貴，不能拍買，只訂約租借若干年，每年繳納地租若干，連伯的意思就是這樣的：他們倡導的裸體運動，在香港是破天荒的運動，不但是香港，便是南中國，甚至整個中國，也要推他們爲先導，究竟在社會的幾千年積習之下，行得行不通，還要等待事實爲之證明，這一運動的前途，此時還不敢加以預測，假使他們的「這一行」，這一千塊錢豈不是付之流水？而且而體運動，沒有這樣一筆大錢一次付出去，所以他們採取這個富有彈性的辦法，照我商訂一個兩年期滿的租約，我見得這塊田地與其拋荒，不如每年得多少租錢，以資彌補。

商議的結果，我舉他每年八十塊，他也不肯訂下一個較長的租約，以免束縛，結果就訂下一個兩年期滿的租約，由一九三二年六月起，到一九三四年五月止，期滿如雙方願繼續，就繼續下去，否則作廢。於是雙方同意，簽約之後，付諸實行。

事有蹊蹺，駱鏡如和連伯的租約簽好的第二天，香港西營盤X祥麟酒廠的老板，跟着前來，要和駱鏡如商量把認舊田填地出地購買，這塊田地

對於鏡如也頗適宜，而且認為一千塊錢還個價錢不貴，他們願意付出一個數目。可惜駱鏡如和連伯已經訂下了兩年租約，不能推翻前議，如果X祥麟酒廠要買，能够等待兩年，而到其時連伯又欲發租約，無意購買認舊田的時候，就把認舊田買給X祥麟。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關於鄉下人對於裸體運動的觀感我們也向路氏提出來說，據他表示：鄉下人對於這個太新鮮的玩意，當然不慣，不但鄉下人看不順眼，就是城市里的人，久已浸在文明的空氣里，對於赤條條的男女在一起玩，也實在覺到有點那個，這是無怪其然的，但是，依我的見解：(一)說鄉下人是深山窮谷的荒野地方，除了樵夫樵婦偶然一到之外，平常鄉人很少涉足其間，祇要大家不特意去看他們，自然不會發生什麼大不了的影響，(二)河水是源源不絕地流動，他們又不是每天都在那裏玩，對於用水，相信也不致有怎樣的大影響的。假如他們這個運動真的影響，就非把他們趕走不可，幸而租約只是兩年，而觀察他們的神氣，也不致於在認舊田填地地方作長久之計呢。

(十二) 繫洋客

假如他們這個運動真的影響，就非把他們趕走不可，幸而租約只是兩年，而觀察他們的神氣，也不致於在認舊田填地地方作長久之計呢。



路氏的見解是對的，我們也認為無懈可擊。我們這天的啟程，也認為實在不少了。

從這天以後，駱鏡如的祕密完全揭曉在香港人之前了。

因為觀察的嚴密，即嚴其原來的真相傳述，新聞記者的搜羅發掘，一天一天的明朗起來，也一天一天的普遍起來。差不多沒有誰的耳朵不聽見「香粉寮」三個字，也差不多沒有誰不曉得「連伯」這一個名字。

當時，我們的同案發掘過裸體運動開始第一天的故事，他說：大約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陽光猛烈地射在大地，沙田香粉寮那個快活谷裏，裸體運動會的人們，正開始他(她)們第一次的運動。會場裏大概有三四十人，男性佔了十分之九的數字一絲不掛地在運動。

到裸體運動的發處呢。一幾個參加裸體運動的外國女人，因為當地的結果，都穿起游泳衣在溪澗裏游泳，在溪澗沙上走動，給會場裏那些焦急萬分嗚呼嗚呼她們發了一大堆關於裸體運動的道理，然而，連伯的說話力量，敵不過她們的嗚呼嗚呼，我們還祇就了，穿起游泳衣和完全裸體究竟是有多大分別的！一她們說完，又把身子放進水裏去了。因為她們給予男性的裸體信，使他們以極大的失望。

「我們還祇就了，穿起游泳衣和完全裸體究竟是有多大分別的！一她們說完，又把身子放進水裏去了。因為她們給予男性的裸體信，使他們以極大的失望。」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十三) 繫洋客

假如他們這個運動真的影響，就非把他們趕走不可，幸而租約只是兩年，而觀察他們的神氣，也不致於在認舊田填地地方作長久之計呢。



第一箇中國會友

爲了這，連伯曉得不行了，他的目標不得不稍爲修改，以前他是向外國人方面多做一點工夫的，現在他整個兒集中到中國人方面來了，因爲他認定：外國人男的太自私，女的太怕羞，這樣一直下去，裸體運動是不會發展開去的，要發展開去，就要

另想辦法，他以爲，在中國人的社會裏，也許能多找幾個信徒，來推行他的主義。連伯在爲他的主義而奮鬥，是不遺餘力的，他爲了找中國人信徒，曾繼續不斷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十四) 登洋客

的徵求會員，他在中國人裏面，首先徵求到一個會友，這不只是男會友，而且是女會友，她並且是一個校長夫人，因爲校長先生是連伯的朋友，頭腦是聰慧的，並不

是一個「冬烘先生」，不過，這個會友領了入會志願書了，繳交了會費了，但是，一直沒有參加過他們的運動，因爲校長先生根本就不願意這個運動，他所以叫他的

校長夫人去參加，只不過「順情」罷了。在別人看來，連伯這樣努力，而結果外國人和中國人都使他失望，連伯一定灰心的，裸體運動一定會開門大

吉，可是，這樣的事情並不會停止連伯的工作，不管春夏秋冬，不管暑熱多少，依然是每個星期走去香粉寮，實行裸體運動，儘管你罵他，儘管你排斥他，他依然我行我素，大有「一騎馬由他笑罵，裸體我自爲之」之概，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任何人都爲之佩服，連伯一直持到今天，連伯這實在得力的精神，爲其強腰。



收會

五元

的天氣，相當寒冷，這個節
 聞記者以為他們一定把裸體運

收會費五元

聞記者在裸體運動開始了的六個月之後碰到連伯，那時已經是十二月

有一個新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跳舞，跑步等等，運動起來，
是不會覺到寒冷。裸體運動的
益處，這也是其中之一點。
這時，連伯因為他是個新
聞記者，便很高興的談述關於裸
體運動的種種，想借新聞記
者的筆頭去宣傳。首先，連伯
把天體運動會的宗旨，會費資

格，會費。會友活動等。說了一個大概。他說：天體運動會的组织，完全是一種體育性質，其目的在增進人羣健康，給人羣以一種新生命。至於會友，不分國界與種族，不管男女老幼，如果能够尊重道德的，都有資格做一個天體運動會的

會員，但，如果會員有不良舉動，違犯會規，我們就不客氣的馬上革除會籍，拒絕他到場運動。我們規定收取會費，並不很多，每年只要五塊錢。至於會友活動，有甚麼利益，這要看會友的思想是否純潔，如果每一個會友能够把錢子要

(十五) 暨洋客

愉快，於是軀體上也取釋而有價值的益處呢。以前，德國有

一個人，染了肺病，頗爲嚴重，後來他決心加入裸體運動，沒有多久，他就回復了健康了。



歡迎參觀

宣傳的口吻
說一大堆關於裸體運動
利益怎樣偉大

大的話，然後又說到「歡迎參觀」這一件事上面，他說：我們的天體運動，是正當的運動，並且是公開

的運動，並無神秘之可言，如大家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歡喜，我們願意歡迎參觀，不過，我們願應到「良莠不齊」，不能不畧加限制，凡是思想純正的，經會長認為滿意，得給予特別人情，到場參觀，這種特別人情，只限一次，如果想再來參觀，便須再討特別人情。凡想臨場參觀的，有三個辦法：（一）寫信給香港郵政

信箱三〇四號連伯。通星期四及星期六，由下午八時半到九時，到尖沙嘴永樂街二號面見連伯。（三）連伯每星期日下午一點十五分鐘從尖沙嘴坐火車到沙田。大概一點三十分鐘到沙田車站，可以臨時在車站向連伯討取人情。

如果不依照這些手續而胡亂闖進我們的運動場裏時，我們決不客氣的拒絕他。顯然，連伯定出這個參觀辦法是您把裸體運動的真相宣傳給社會知道的，因為歡迎參觀勝於口頭宣傳，所謂「事實難隱雄辯」，連伯是知道的。

說到這裏，連伯更作一個遠去的展望，他說：在三十多年之前，德國哲學家尼格爾和尼采都說：人出生就是裸體，所以生存一天就要裸體一天，要使整個身體完全自由不為外物縛束，然後肢體康強，進而做成「超人」。因之，德國人首創裸體鍛鍊

（十六）繫洋客

目的在：（一）法除疾病，（二）健美軀體，（三）堅固身心，現在美法義蘇比荷奧匈瑞典挪威威丹麥芬蘭都有了這種運動，希望將來普及全世界，互相親善如兄弟姊妹，增進世界和平！



發展

裸體運動又渡過了半個年頭，是到粵一九三三年的六月，新聞記者因為裸體運動的消息沉寂，而來去訪問通伯。

記者：「裸體運動已經沉

沒了一個時期了，聽說現在在廣東，是？」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連伯：「對啦，不過，那是暫時性質，而且，不是自動的，是發動的，因為過去那一個時期，恰巧碰到雨季，天天下雨，因而不便舉行，現在，雨水稀少了，太陽天天和和，我

們見面，前一個星期日——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參加的男女真多，大家都感到異常快樂，在康樂七都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記者：「……」還不及發問。

連伯：「因為天天下雨，很多雨，城門河的水漲滿了，流動的情形也加強了，那真是一塊游泳的最好地方，相信今後參加的人一定陸續增加，不過，我是不喜歡那品類不好的人混進來的，因為裸體運動是一種最高理想的運動呀！」

記者：「有中國人參加麼？」

連伯：「前一星期有幾個，其中也有女性。」這幾個是甚麼人，他沒有說明。

記者：「你將來的計劃是怎麼樣呢？」

(十七) 繫洋客

連伯：「香港方面，當照照常進行，上層方面，現在有中國人實行計劃設立分會，實行就徵分會的會長，廣州方面也在計劃成立一個分會。」

連伯：「前一星期有幾個，其中也有女性。」這幾個是甚麼人，他沒有說明。

記者：「你將來的計劃是怎麼樣呢？」

參觀的要一男一女

記者：「許可來賓參觀嗎？」

連伯：「當然是不會拒絕的，不過，照我們的規矩，要由本人發給證件，並且要一男一女同時參觀，才有參觀的權利。假如適合我們條件，我們將在倒屣歡迎！」

記者：「找一個女人陪伴，恐怕不是容易的事。縱使陪伴前去，恐怕也不會脫光衣裳去參加的。但是，為什麼要男人和女人同去呢？」

連伯：「……」沒有回答。

記者：「有外國女人參加嗎？」

連伯：「有的，並且有幾個，可是男子總多一些。」

客洋繫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八十)

連伯：「我們的天體運動，宗旨純正，又不是光着身體，隨便在都市遊行，而在距離城市較遠的荒僻地點，並且是本會開辦以內地點舉行，既不是犯法的舉動，政府也沒有向我們干涉，我們又有很好的秩序，並不辱罵他人，照理應該沒有問題。至於鄉下人的臭水，相信也不會有什麼影響，第一，山水發源源源不斷的向下游流動，決不會污濁，第二，我們每一個星期祇運動一次，而且每次又不全是游泳，我們或打球，或跳舞，或游泳，或跑步，只不過運動裏的一個節目。所以，我以為這是不成問題的。」

連伯：「我們的天體運動，宗旨純正，又不是光着身體，隨便在都市遊行，而在距離城市較遠的荒僻地點，並且是本會開辦以內地點舉行，既不是犯法的舉動，政府也沒有向我們干涉，我們又有很好的秩序，並不辱罵他人，照理應該沒有問題。至於鄉下人的臭水，相信也不會有什麼影響，第一，山水發源源源不斷的向下游流動，決不會污濁，第二，我們每一個星期祇運動一次，而且每次又不全是游泳，我們或打球，或跳舞，或游泳，或跑步，只不過運動裏的一個節目。所以，我以為這是不成問題的。」



溫宗堯要寫文章

在這一期，最惹人注意的，是溫伯的裸體運動擴展計劃，前面說過。溫伯打算在上海在廣州都設立分會，據說，澳門方面也打算擴

展過去，究竟溫伯這種計劃，也許說是願望，行不行呢？會實現不會呢？

在當時，報上雖然常常可以見到溫伯的談話，可是，輿論對於這個新鮮的玩意，依然覺得陌生，聽起來很不順耳，尤其是溫學先生聽到這裸體兩個字就掩耳欲走，表示深惡痛絕，即使不是溫學先生而為「新青年」之類，對於這個赤條條的玩意，也不會感到什麼興趣，他們並不反對赤條條，但是赤條條實際不需要，赤條條雖然可以強健身體，但是，不是赤條條也何嘗不可以強健身體，在沒有裸體運動以前，人們也有一個強健的軀體，反之，有了裸體運動之後，人們未必都有一個強健的軀體，這是環境使然，不能強致。溫學先生就在這種氣氛里，提出許多反對的理由，據說，大園村的神耆，曾經寫稟軍政府，請求禁止裸體運動，香港某紳士，也有過這個意思，當時有一個社會開人溫宗堯——戰後以漢奸論罪——在香港居住那時候，曾經和某紳士商量這一問題，溫宗堯並答應寫文章給英文報紙，表明裸體運動在今天通行不通，後來溫宗堯要回上海，這件事才按下不提，但是，據某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九)

客洋繁

紳士的意思，他是反對到底的，除非裸體運動會自己開門，否則他是

不肯干休的。由於這一件事情看來，也可以反映出當時大家對於裸體運動的躊躇是怎麼樣了。



澳門有分會？

不但香港，也有同樣的情形，並且比香港還嚴，據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七日路透社廣州電報的報道：「香港裸體運動不但沒有進步，而且日有消滅的情勢，因而總在廣州方面找新領地，聽說已經派代表到廣州方面調查，但一般輿論，認為香港裸體運動會如果要在廣州設立分會，必然失敗，因為廣州當局對於公共場所，也不許開設，離婚消息也不許報紙發表，何況裸體運動麼？華文報紙對於裸體運動也一致抨擊，認為足以妨礙社會幸福。」

客洋繁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十二)

客洋繁

在廣州方面，關於裸體運動，沒有什麼惹人注目的進行，其情形，恐怕和廣州差不多。但在澳門方面，我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一張廣州報紙上，見過一個紀錄，標題寫着「澳門之裸體會」六個大字，內容大意是這

樣：「連伯在澳門設立裸體運動分會，地處海濱，密樹掩護，入會

的很多，由連伯挑選四十幾個健美青年男女，會址在建築中，即返家。漢人往往前往觀探，主事人討厭他們，一經警告，大家就穿同衣服。後來要連會友介紹，並要攜帶太太，裸體進門，不然就給拒絕。」

這個報道，是探小品形式的，內容和香港現行的裸體運動又有點不同，不但使人相信，如果不是筆者得自傳聞，就是網絡虛構之類。世七。六。十二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一廿)

客洋聚

撤出
香粉

才轉入一個新階段，所謂新的階段，並不是說裸體運動的本身有了甚麼發展，只是裸體運動的地點從香粉寮搬遷到護底潭而已。

裸體運動的地點何以要從香粉寮搬到護底潭呢？照我們所知，不外下面那三個原因：

第一，我們不要以為具有道學先生頭腦的人都討厭他（她）們脫了褲子。甚至要取締他（她）們，勸導他（她）們，實際上，他（她）們也討厭別人偷偷摸摸的去看他（她）們赤條條，比人們討厭他（她）們的裸體並不會低，香粉寮是接近鄉村的地方，雖然荒僻，但採樵的男女，常常要在天體運動場地的周邊往來，看到他（她）們的裸體把戲，不免要偷看一番，其次因為天體運動的新聞登出以後，好奇者都選擇一個星期日下午，跑到香粉寮的山頭去欣賞一番，由於場地的範圍周邊沒有遮欄，別人在周邊欣賞，無法阻止，只得聽由別人偷看，然而，他（她）們對於這個「是極其不顧意的」他（她）們認為偷看的行為是不道德，偷看的人格是不高尚，偷看的思想是不純潔，不但破壞了參觀的條件

也打聽了對運動場地的秘密，因而才設法避免別人自由偷看。然而，在香粉寮這環境是不能避免這種情形的，除非把裸體運動的地點改善，搬遷到一個四無人煙的地方，不但要和城市隔絕，而且要與鄉村隔絕，如果交通不成問題，最好是無人島這種地方，而護底潭，就是他（她）們一個最理想的裸體運動地方，因而，他（她）們一搬就搬到護底潭去，這是原因之一。

廿七、廿八、廿九、三十



地租

兩年

期滿

地，不過入蓋畝寬廣，場邊雖也有一條城門河的中游，但只是一條溪

調由於亂石堆積於河床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廿二)

整洋客

缺點，無可補救，租約既滿，因而馬上廢

，也有一處天然池塘，可以游泳，但究竟這個池塘的面積太

法游泳，這個更使天體運動會的會場日蹙百里，無從繼續下去了。

止，不再繼續，這也是搬遷場地的一個重要原因。

有人以為，

裸體運動地之轉移，

是因大園鄉人

反對空氣所迫走

，這是揣測，不

是事實。

，也可以投到海裏游泳，香粉寮不但沒有這些最低限度的條

第二·香粉

寮在渾動的條件上，並不怎樣具備，那里只有狹

小的田畝，作為打球跳舞遊戲的

件，而且，牠那一條溪澗，是在城門河的中游，那一座居於城門河上游的針山，後來有一家馬士文公司在那里開採錫鑛

伯的，但連伯且遠大眼光，不肯作這樣硬性的買受，只作軟性的租賃，如果香粉寮對於裸體運動有利無害，能够發展開去，那時才跟他買受，未為晚也。如果香粉寮跟他有損無益，就等到期滿時放棄，只等適當地點。現在香粉寮既然有了種種

第三，這是一個合約問題，香粉寮認舊田的租約，只訂了兩年，從一九三二年六月開始，到一九三四年五月終了。業主路說如是打算永遠賣給連



(香)(港)(掌)(故)

富連伯決定

了轉移陣地之後，即時出動到新

界各大小島嶼和大小海灣訪查，

看看那一個地方

能最適合天體運動之用。他們注重獲得一個適宜的海灘以作

裸運的場地

，據連伯意見，大概有

五萬方尺便

已够用。如果，得政府當局的

允許，天體運動會便利用這些

場地，蓋搭棚廠，作為會友憩

息，聚餐，更衣等等之用。

據他們所知，新界各地，海灘

極多，像大嶼山、南丫島、汲

水門島等，都有很好的海灘，

那些地方，都是遠離人烟的荒野地帶，地租大概每四萬方尺每年要三十元。

他們在各地踏勘的結果，

看中了一個在交通上相當便利，

對裸運相當適宜的地點，既

不是大嶼山或南丫島，也不是

汲水門島，而是在汲水門島東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廿三)

繁洋客

尺，兩山對峙，形如馬鞍，但從某一角度看去，又似一條青衣魚，故此叫做青衣。因為她的東北一隅，和荃灣相距只有二英里遠近，交通便利，形成一條島上最繁盛的村落，其他部分就很荒涼。

在島的西面，和汲水門島遙遙相對，

只隔一條鷗

踏門海峽。

就在這西面

，有個兩海灣，可以給人們游

泳，一個叫草灣，一個叫鑊底

灣，連伯的天體運動會，便看

中了這個鑊底灣，而把他（

她）們的裸運場地搬到這邊來

了。

廿七

(香)(港)(掌)(故)

和錢底灣同一方向的草灣，平時甚為荒涼，具有作為裸體運動場地地點的條件，可是，因為這里有

耕的面積，所以沒有人眼，便是通到這體的陸路也沒有一條，除了坐船，就不能夠跑到那裏玩，其實，那裏也沒有什麼好玩，所以不為遊山玩水的人所注意，益發沒有人蹤了，連伯因為牠具備裸體運動場地的

，伊跟我們一溜脫了褲子游泳，興高彩烈，自此之後，他就對於裸體運動有了印象，並且發生了興味，自從連伯把天體運動場地，搬到錢底灣這邊來，經過一番宣傳，克陽不免心嚮往之，打算具備條件，前往嘗試嘗試，所謂條件，最大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廿四) 繁洋客

和最終的是帶

若千可耕的園地，總下人在這里種點東西，經常來來往往，而在灣上，也偶然有一兩隻漁舟，棹來灣泊一陣，仍然有些人跡，跟香粉寮差不多，所以連伯不選擇牠。

條件，看中了牠，實行從沙田的香粉寮搬動到青衣的錢底灣。在這個裸體運動新陣地，我的

二個女人，如果是自己老婆，基於自私的觀念，決不會帶她去參加，如果不是自己老婆，又向那里找到一個這樣開明的女人肯跟自己一道去參與這事，前沒有的玩意呢？但，克陽

錢底灣就不然，牠荒涼得簡直連人影也看不到一個，因為灣上全是山頭，沒有什麼可

朋友張克陽，曾經還照了天體運動會的條件，攜帶一個女友，前往參加一過次。克陽在我們在香港香粉寮冒牌裸體的時候

朋友，肯同他去。

連伯招呼我們

丁渡底邊怎樣玩，怎樣滿足，我們不曉得，然而，克爾在參加裸體運動

歸來之後，曾寫過一篇特寫，在報

上發表，拿他動人的筆調，誇示他參加渡底邊裸體運動的經過的新奇，玄妙，幽默……：在我們的中間，他是第一個嘗試過如假包換的裸體運動的人，確實值得向人們驕傲一番的。

最大最難的

條件具備了，克爾獲得參加天體運動的資格，而去渡底邊玩一回，至於他倆到

克爾的筆頭雖然這樣寫，

實際上他這一次參加是不是真像他那篇文字所表現的一般美麗，只有天曉得！照我們所知，克爾自從這一次參加過裸體運動之後，往後就不見他動過第二次參加的念頭了，大概當時是嘗試的性質，既然嘗過了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廿五）暨洋客

到底不會像克爾一樣去渡底邊跟裸體運動的領袖一起去玩一回，心裏總覺得是一個缺憾，我們對於裸體運動，雖然沒有興味，然而當天體運動已然發展到這樣的田地，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我們，爲了明白天體運動的內幕，實有參加天體運動一次之必要，因爲不

，就無須乎再來一次，也許他自己覺得，從渡底邊歸來以後，真正的裸體運動，不過如是而已，所以再也不能提起他第二次參加的念頭吧。

至於我們，雖然在香港粉寮扮演過一幕滑稽的裸體運動，

聽到天體運動的真意義，因之

，在某一次機會來臨，我們便緊緊的抓住那機會，不放過它，那一次，是連伯特地招呼我們前去的。

（香港）
（掌故）

免携女伴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之中，有一個同志，在報上寫了

一篇特寫，其中有一點是傳聞之詞，連伯棠示不滿意，邀我們那個同志去找他，說明真相。

我們那個
同志答應爲
他再寫一篇
文章給與廣

大的讀者。連伯並對我們那個同志表示：假如新聞界願意明白我們天體運動而又歡喜真正體驗一下我們的天體運動的話，我們希望各報館的新聞記者，多體的自由參加，只要是星期日，擇選一天。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我們那個同志回來之後，除了爲天體運動寫了一篇最近的情況之外，就打電話給各報館的體育記者，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把連伯的意思告訴他們，大家都很高興的表示，願意參加這個新鮮玩意。他們平時是喜歡活動的，打球，游泳

，爬山，都有很好的本領。天
運動不過脫了褲子去活動而已
，並無什麼難處，而且，他們
有時走到一塊無人地方，或山
上，或灣邊，只要有水，也會赤
條條跳進去游一通的，無形中
已經做起裸體運動來了，他們

之所以不參加連伯那個天體運動會，只因不能各自找到一個女人陪伴，不够資格而已。現在連伯既然特別邀請參加，無須携帶女伴，那有不高興的道理？

依照天體運動會的規矩，
參與天體運動的條件，男人應

（廿六）鑒洋客

該攜帶女伴，
女人也要攜帶
男友。這樣使

種關係上獲得平等
特別邀請如暫時解
除限制，不但許可
我們免帶女伴，反
而他爲了使我們意
味到男女兩性在天
體運動時的真正
特別去拉到兩個女
人來參加這個盛會

天體運動在某
因爲我們被

(香港掌故)

(香港掌故)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廿七) 繁洋客

女會長——黃姑娘

我們是一個星期日

(香) 的早上，大約是十點鐘
(港) 光景，我們一群人跑到
(掌) 佐敦道連伯會長的住宅
(敲) 門，也就是天體運動會的
通訊處。我們一定進那

個位於賭樓的連伯臥室，就看見四
壁琳琅，統統是裸體照片，臥室，

坐著，走著，跳著，……男的，女
的，老的，幼的，不一而足，大家

都拿出驚奇的眼光來欣賞一番。那
些照片，有等是連伯蒐集得來的，

有等是他替別人拍攝的，有等是別
人替他拍攝的。誰歡喜那一張，都
可以用五分錢的代價向他要。

在連伯出外拉女伴的時候，連

上一個中國人像外國人一樣體格一
樣活潑的太太走下來，跟我們談話
，經過介紹，知道她是黃姑娘，是

美國華僑，是天體運動會的女會長
，年紀約莫已有四十歲以上，她是
個開明的女人，所以能够當起天體
運動會的女會長。我們事前並不懂
得天體運動會有這一個人物，却抱
了一種新奇的心情，爭着向她發問
，而她也十分健談，滔滔不絕。

我們：蜜絲賓，你也常去護國
園的嗎？

黃：多數會去的，如果不是給
事情阻撓的話。

我們：你們的伴侶多嗎？是怎
麼樣子的女人？

黃：有幾十個，可是她們不會
一齊去運動，有時是這幾個，有時

那幾個，總之，每個星期日都有幾個
。她們都是有高尚人格的女人。因

為天體運動要頭腦純潔才配參加，
假使腦袋裏裝滿了壞蛋的念頭，舉

動就會要不得，天體運動就會給他
(她)們弄糟了。

廿七、五、二十

(香)(港)(掌)(故)

我們：照你的看法，天體運動是怎樣的呢？
黃：依我的見解，這是毫無奇異的一種強健身心運動。有人以為男人和女人脫得赤條條的混在一起，是一種穢褻不潔的舉動，但在我們的眼中，全不覺到有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穢褻的印象，反而因男女赤條條混在一起而感到光明正大，那些密密地穿了衣裳，鬼鬼祟祟的躲在一塊，我們才覺到那是穢褻而不正經呢。不過，我們如果沒有相當修養，沒有深切的認識，那是不能夠具有這種純潔的觀念的。

在對話里，我們知道黃姑娘的幾個兒子已經長成。
我們：你是熱心倡導天體運動的女人，我們極為佩服。你家裏的人這樣多，是不是也一起參加裸體運動的呢？
黃：不，他（她）們的程度不像我，不能夠參加，也有

些不願意參加的，就是我的兒子，就不贊成我去裸體運動，常常表示反對的態度，這就是他不曾明瞭，不曾認識。
我們：今天我們想到你們的陣營來觀光，開闊眼界，並切實的體驗一下天體運動的實際，你也去逛逛吧！

黃：對不起，今天我有點事情要辦，不能奉陪。
我們：……
就在這個時候，連伯滿頭大汗跑回來了，氣沖沖的咕噥了一陣，原來原定這天去參加的女人有幾個都不去，他跑了半天才啦了兩個同志回來參加

(廿八) 驚洋客

叫我們馬上動身。我們對黃姑娘表示，得不到

雖今天參加盛會，是一件憾事。她說：機會多呢，今天不能參加，也許下星期日就能奉陪，如果你們肯再來一次的話。
兒子反
對媽媽

(拉來)

伯拉來的兩個女

(兩個)

伴，在街上等候

(女伴)

我們，我們下

樓見了她們，一個是廿六七歲
光景的女人，嘖嘖咕嚕懂得幾
句英語話，頸項掛了一個十字
架，打扮倒也漂亮，很懂交際

一個年紀

稍大，面上

佈滿雀斑，

談話時候，

帶着極重的煙膏（不知那一整

人），舉止也有點老拙，挽着

一個約莫十歲的男孩。開動兩

隻汽車，把我們載到汀九。

汀九在新界青山道十一咪

路的下方，是一個海灣，海灣

是汀九村，三五人家，風景倒

很美麗。連伯有一隻自用的小

艇，放在村邊一個人家，使用
的時候，纔把艇扛出來，放到
水上，用自己的力，向淺底灣
掉。

汀九對岸就是青衣，中間
那條海峽，大概有半英里闊。
從汀九向南，掉過對岸，如果
水流方面順利，不上半點鐘，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廿九) 驚洋客

報，華字日報這幾家報館的新
聞記者。艇上，除了人，還有
食物，營幕，帳篷，擠得滿滿
，幾乎超出艇子載重的力量，
所以掉起來異常沉重，也異常
吃力，一步一步的緩緩前進，
水流也不肯幫助我們，偏要向
我們前進的方向逆流而來，幸

虧我們有幾
個平時玩慣
掉艇的把戲
，輪流地掉

就能夠橫過牠，轉向西邊掉，
繞過青衣島西北山角，不到一
點鐘，就掉到目的地了。

我們一行十來人，除了主人
連伯及其兩個女伴一個小孩子
，我們做賓客的一共七個人，
該屬於誰個日報，兩張日報，
兩中報，循環日報，循環晚

，才完成全程，
到達目的地，看
着我們的手，
有幾個已經擦起
幾個疼痛的小泡
了。

★
★
★
★
★

(香)
(港)
(掌)
(故)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客洋聚 (十三)

在陌生女人面前脫褲

轉過山角，進入鷄路門海峽的邊際，艇子向南直駛，不久，淺底灣便呈現眼前，當時適當潮退，灣的兩便，固然有許多石頭，就是沙灘之上，也布滿石子，真正可以稱為「沙灘」的地方，實在太少。我們的一群裏，不覺發出疑問：「我們怎樣到水裏玩？」人群裏也發出簡單的答案：「穿鞋！」

連伯曉得大家對沙灘發生恐怖，就對大家解說：「我們尋常是穿了橡膠鞋子下去玩的，今天我們也有棉帶。不過，如果在潮長的時候，灣的裏邊，有相當的沙灘給我們玩。我們等一等，潮水漲滿了，就好玩。」說着，我們的艇子已經掉到灣裏，連伯指揮艇子泊在灣的右方亂石旁邊，艇子就縛在石頭上，石頭作為我們登岸的船埠，人羣開始離開艇子，把帶來的東西全都送到岸上。

首先，我們的工作是結營結寨，把帳幕打開，架成一座小型的屋子一樣，把人羣容納在帳前和帳裏，連伯也開始下令要大家一齊把衣裳脫光，人群中聽見這一道命令，有幾個年輕的夥子，不免有點難為情，因為要突然在陌生的女人的面前脫下褲子，在

生疏的習慣上，實在有點那個！大家躊躇了一會，連伯已經親自動手，強制執行，把每個人的褲子扯下，口裏噁哩咕嚕的斥責我們違犯了團體運動會的宗旨，而人羣還是閃閃縮縮，故意躲開，終於大家的褲子全脫光了，赤條條一絲不掛，仍拿大毛巾把下體圍住，遮遮掩掩的。連伯仍然不依，連大毛巾都收繳了去，完全由他保管，不許動用。經過一個時間，大家漸漸熟習，不像剛才那麼害羞了。

(香港)
(掌故)

最緊張鏡頭

在女人方面，除了那位漂亮的小姐不大客氣，若無事者之外，另一個做了母親的女人，扭扭捏捏一番，才給連伯強和執行，脫得赤條條地。除了連伯和那位漂亮小姐之外對於在公共——

尤其在有女人時候——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三）

繫洋客

「面前脫光衣裳這一回事，都是陌生的。」

可憐那位脫光了衣裳的「母親」，蜷伏一旁，就在帳幕的左邊，不敢有所動作，孩子依着她，把奇異的目光掃射着赤條條的人羣，男人覺到這女人太可憐，都走開了，或觀看風

景，或找乾草煮茶，或冒險走進那怪石嶙峋的沙灘游泳去了，也有人拿排球出來作足球踢，熱鬧開始了，那「母親」也漸漸不覺得脫光衣裳是可怕的一回事了，但還不敢有所動作。連伯執行天體運動會長的「權力」，把她拉到水邊，要教她在

水裏游泳，那「母親」才紅着臉孔去胡鬧一番，作為自己陪伴孩子戲玩的一個人。

在野餐之前，幾個年輕夥子，正跟着那位漂亮的小姐爬山，大家都知道她的名字叫安妮，都在爽脆的叫着，彼此之間，漸漸生疏的「鉄幕」打開

了，大家爬上一個幾十尺的山坡，因為四圍都是松樹，可以避開太陽的掃射，就在坡上的草上坐着，蹲着，休憩一下，漫談一番，有說有笑，正在優哉游哉的時候，那邊自告奮勇去辦野餐的夥子，早喊着「開槍」召集我們回去了。我們都站

起來要向山坡走的時候，其中一位老不肯動身，查究原因，原來他受了性的刺激，把身子彎了下去，十分尷尬，引得大家都嘩笑起來，馬上呈現一個最緊張的鏡頭。

(香港) (掌聲) (故)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三 驚洋客

(香)(港)(掌)(故)

大概因為「習慣成自然」，沒有多久，人羣不管男女，都狎熟起來了。野餐開始的時候，人羣團團圍在帳幕之前，有說有笑，安妮老是高聲喊著連伯的名字，年輕的夥子常常借題發揮，比方說到十字架，就摸到她掛在胸前那個十字架，順手摸著她的肌肉，她總是操著英國話喊了一聲「請別動」，大有我們通常禁條「眼看手勿動」的意思，年輕夥子也拿著「男女無界限」這句話來掩護自己。在這輕鬆熱鬧的場面裏，連伯一連吃了幾條活生生的香芹菜，大家異常奇異，話題轉到這上面，連伯是吃素的，尤其主張吃生芹菜，說這東西怎樣富有維他命。等到大家吃飽了，才一閃而散。在這時候，連伯又是一陣忙碌。

因為他要替大家拍照，手裏拿著一隻簡單的鏡箱，要獵取每一個人的裸體照像，原因這些鏡頭是他臥室裏四壁的最佳點綴，同時也是他這天體運動的最佳宣傳。但當全體走到海的左邊那條溪流上拍照的時候，人羣裏却有些閃閃縮縮，有幾個並且坐下水裏去，不讓他的整個身體上鏡頭，也有幾個借故把臉兒躲藏在別人背後，結果，連伯只得馬虎虎的拍了兩張。

因為我們都不願意游泳，連伯要領導我們走去沙灘右方背後那條小瀑布下面玩。經過一些草叢，有一條溪流，尋源溯流而上，上面便現了一條小瀑布，水聲淙淙然，倒也有點玩意，假如在潭裏游泳一翻，便可以到這裏沖一次淡水。

眼看手勿動

(一)

因為離開基

(個幕)

地遠一點，太陽

(玩喜)

又是那末厲害，

(意劇)

人羣里有人帶了

遮蔽太陽，有一個拿毛巾圍着

下體走，給連伯偵察到了，通

忙趕上前去扯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下，連那些在頭上的毛巾也

一起撇去，不體面的回轉身拿

回基地去。

在瀑布的山頂上，有一個

小小的水池，牠的大小，大概

丁一些時，才爬下山來，因為水池上面雖還是山，但荊棘叢生，不能往前再走，可以游玩的地方，到此算做結束。但，就在這水池上玩着的時候，在我們的身上却發生兩件事情：首先，連伯給安妮的高聲呼喚，

三三 繫洋客

奇異的狂叫和狂笑，震響整個山谷了。還有，有人在安妮老是坐在池裏的舉動中，覺察到了她的秘密，大家也是一陣喧嘩，因為池水流向下方，成為小小瀑布，當時有幾個同伴正在利用這小小瀑布沖洗着，從頭到腳的沖

洗着，我們把這個訊息

傳到下方，大家都慌忙走開，

有人嘴裏喊着：『永遠不用剃

頭！』有人喊着：

『大吉利是！』有

人叫着要罰安妮。

忙了一會，罰了一

會，才把這一齣喜

劇的幕扯下。



（一個）

我們離開那小小瀑布，回到茶地之後，把餘下來的茶點清

（插曲）

算一下，看看爲時已經不早，把船掉回汀九行程添上從汀九回九龍的行程一算，離開淺灘是時候了。命令一下，七手八腳的把基地的一建築物——拆個清光，也七手八腳的把所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有東西搬到原來的艇上，依然由懂得掉艇的我們，雙槳齊飛地，把艇掉回汀九村前。因爲這個時候汀九灣上水漲的滿滿，碧綠如油，先前在淺底灘不敢游泳的我們幾個夥子，一個一個的跳下去，痛游一番，然後

更衣隨大厥乘車駛上還家的大路，結束了我們這個新鮮的玩意。

這天，我們還有兩個小小的事情要附帶說一說：第一件，這一天盛會的支出，並非連伯給我們負擔，而是我們每個人平均攤派。第二件，在我們

的裸體運動開始沒有多久，我們同業劉文藻——戰後逝世——探悉我們這天有淺底灘之行，坐了一隻帆船趕來，開到灣上，大家都十分奇怪，連伯也認爲是出乎意外，初時以爲這隻魚船，也許是在附近打漁

完畢，到灣上休息一下，後來這隻船愈來愈近，船上人舉手招呼，連伯也走到水邊答話，我們走近一看，才知是相趕來參加的同業，但是，因爲他不是預先約定，不曾得到連伯的許可，照規矩，臨時參加要繳納若干費用，數目是三十元（

三四 驚洋客

免，但連伯執意不肯，我們那位同業也一毛不拔，憤然叫艇家把帆船駛到別的地方，這個小小不愉快的事情，也就是這個「盛會」的插曲。



一位「肥肚佛」



經過這一天胡鬧，我們對於這伯這個人，也就更為清楚，他的洋名寫成 JAMPART，一八九二年生，他的國籍，在開始給人曉得的時，人們以訛傳訛，或者是他自己故意閃爍其詞，都不可知，故而有說他是德國人，有人說他是俄國人，或捷克斯拉夫，不一而足，實在呢，他自己表明却是波羅的海沿岸三小國之一的拉脫維亞人，這個小國，已經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做了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了。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五三 客洋鰲

他的狀貌是怎樣的呢？一說到歐洲人，許多人便會懷恨着他是個高個子，其實，這樣想法是會錯誤的，他身軀矮小而肥，是個小胖子，特別是他肚子的脂肪異常發達，像一位「肥肚佛」。他的眼睛患了近視，常常架上一副近視的橢圓眼鏡。在吃喝上也跟常人有點特別，他不是佛教徒，但平日不近肉食，全吃素菜，大概他這見解是從個人的衛生上出發的。

他的態度十分和藹，但脾氣相當躁急，我們在觀光遊歷，過那天，在端凝的技術上，在架搭帳幕的工作上，稍有不合他意的地方，便暴躁地把工作推到自己手裏去做。

他懂得英、法、俄、德、國文字，也懂得幾句廣東話，大概因為常常接觸廣東人的緣故。他在聖佐治英文中學當過英文教員，在培新書院也教過英文。

他是個健談者，碰到他，他會滔滔不絕的跟你談天體運動的理論與實踐，拿他們的照片來做幫助談話的資料，甚至為了宣傳而把照片送給你或借給你看，等你明白天體運動的偉大和天體運動的實況。

新瓶舊酒

★……★ 他之提倡天體運動，幾乎看作自己的第二生命，他的志氣確不算小，他不但要在香港逐漸推行，而且想在廣州上海都開分會，可是不久廣州上海，便與香港也都不容易發展，經過一場戰爭之後，更給天體運動一個大大的打擊，好久沒有恢復這個活動。在戰爭裏，會友們有些給送到集中營，有些失掉了生命，有些跑到了別的地方，剩下來的不多，都飽受戰爭的痛苦。他們的一切設備、小像船、帳幕，都給人偷光了，戰爭結束後，因了種種原故，使他們不能夠迅速恢復活動。到最近，連伯才計劃從新活動，把「香港天體運動會」這個富有歷史的名詞廢止，改稱「香港日光浴會」，雖然，名字是變更了，內容却依舊是「裸體運動」，實際是「換湯不換藥」。

香港裸體運動史料

五三 客洋鰲

他們現在已經有了一隻小船，一隻設有馬達的小船，新的會所也在九龍大埔道找到。「香港日光浴會」及其會所都已經依法向主管機關——民政務司和市政衛生局——登記了，並且報告了新界理民府，要回從前的鑊底灘裸體運動場地了。傳說他們要在元朗方面找地址，這大概是不會的了。

他們的現行政策，會不收會費，也不收月費，但男的會友每次集會要準備一份舟車費和食物費，女的會友不費一文。據說，現在已經有許多男男女女要求入會，資格不限制，只要行為端正，即使是娼妓也得參加。不過，在入會之前，要經過連伯看過才行，看過他（她）們在集會的時候會不會鬧出亂子，然後准許參加。申請書可寄 THE PRESIDENT, HONG KONG NUDDIST SOCIETY.

KONG NUDDIST SOCIETY.